



中国人民解放军0209部队政治部 编

8905

# 战斗在山西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战斗在山西

中国人民解放军0209部队政治部编  
二支队创作组整理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太原

# 战 斗 在 山 西

中国人民解放军0209部队政治部 编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太原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· 3 印张· 55,000字

一九六〇年9月第 一 版

一九六〇年9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,3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405

定 价: 0.28 元

战 斗 在 山 西 万

## 前 言

我們部隊是在山西長大的。山西，就是我們的故鄉。雁北一帶的父老，可能還會記得抗日戰爭時期活躍在那里，給日寇以沉重打擊的老六團。我們從陝北到達抗日前綫，第一仗就是配合平型關大戰的腰站阻擊戰（即血戰驛馬嶺）。以後，我們和雁北人民，和整個山西人民，一起渡過了那艱苦的戰爭歲月。解放戰爭時期，除在河北戰鬥了一個時期外，一直堅持到解放全山西的最後一個戰役——太原戰役。因此，我們和山西人民，尤其是雁北人民，有着極其深厚的革命友情。我們永遠也忘記不了，曾經在那極其艱苦的戰鬥歲月里，以全力支持我們進行戰鬥的老大伯、老大娘，以及千千萬萬個兄弟姐妹。我們曾同戰鬥，同甘苦，同享勝利的歡樂。革命戰鬥的友情，是永遠會使人銘記在心的。這本小集子里，就是記述了我們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幾個主要戰鬥。雖然它還遠遠不能反映我們在山西十幾年戰鬥的全貌，但是，它却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我們和山西人民一同戰鬥的史迹。我們怀着激動的心情，把它呈獻給親愛的山西

——故乡的人民。讓我們怀念着那战斗的日子，來激勵我們今天建設社会主义和保卫社会主义的热情。讓我們手挽手、肩并肩，向更美好的前程，邁开豪迈雄壯的步伐前進！

另外，我們部隊原是以紅一方面軍一個連隊為基礎發展起來的。曾經歷過土地革命戰爭、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、抗美援朝戰爭。這裡只是收集了有關在山西戰鬥的一部分，其他長時期的鬥爭歷史，我們還要進一步整理。將來準備匯集編成部隊史。集子里收集的文章，因為掌握的資料不多，整理時間倉促，缺乏經驗，有的回憶者也因時間太久，有些具體情況記憶的不够清楚，因而謬誤之處，在所難免。希望參加過這些戰鬥的首長、同志，以及熟悉這些情況的同志，批評指正。

編 者

一九六〇年三月

統一書號：10088.405

定 价：0.28 元

## 目 次

血战驛馬岭.....	( 1 )
反封鎖.....	( 13 )
护送.....	( 28 )
狼窩扎营.....	( 40 )
渾源激战.....	( 53 )
攻克繁峙.....	( 57 )
太原城头.....	( 69 )

## 血戰驛馬嶺

一九三七年。

蘆溝橋事變以後，萬惡的日寇佔了華北平原，燒殺搶掠，無所不為，人民陷入流離失所，飢寒交迫的境地。但是，日寇佔了華北，並未滿足，他們的野心是要佔全中國。別的地方暫且不說，在北方，日寇的侵略矛頭已經指向山西。當時，人心惶惶，終日不安……

就在這時，八路軍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，由陝甘寧邊區東渡黃河，開往華北前綫迎戰……

九月二十日，一一五師獨立團紅一連進駐山西靈丘縣白楊鋪。戰士們磨刀擦槍，決心書、挑戰書紛紛向連部送來。為了打好第一仗，戰士們從各方面在進行充分準備。

連長和指導員清早就到師部開會去了。戰士們知道了這個消息，乐的不得了，連裡有個楞小伙李鉄牛掄着胳膊直嚷：

“他娘的，這回一定有硬仗打！你瞌睡吧。王八旦小日



本！”

快到中午了，連长和指导員还不見回来。战士們等急了，都挤到村头上，翘起脚伸长脖子直瞅着連首长走去的大路。

可是，第一仗究竟是第一仗。尤其是和小日本打仗。日本鬼子是个什么样，誰也沒見過。小个子陈和山站在李鉄牛身旁，一边望着一边搔了搔他，問道：

“鉄牛，你說日本鬼子是个什么样？”

李鉄牛一边直勾勾地向前望着，一边說：

“和你的个儿一般高。”

陈和山气坏了：“問你正經的！”

李鉄牛哈哈大笑道：“別生气，同志。我听人說，日本鬼子是小个儿，就是长的特別粗，象山西老百姓的大醋甕一样。近視眼，还带了两个大餅呢①。別的可能不厉害，就是两只大牙，呲在嘴外头，冷不防就咬你一口，象疯狗一样。”

这一下，倒把陈和山逗乐了。

“就是这么个尿样儿？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連长和指导員回来了。說实在話，这几天不但战士們急，連干部們也急的够呛。在这里已整整呆了四天。今天，这个疙瘩該解开了。

战士們象一窩蜂一样，哄地一下子涌上去，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俩围了个严实。李鉄牛的嗓子真高，直嚷：

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

連长故作不解地，伸手摸了摸后脑勺，問：“李鉄牛，

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首长答应我们打了嗎？”陈和山着急地問。

王指导员看着战士们着急的样子，就不好意思再逗了，忙說：

“是不是要求打仗的事？好啦，好任务来啦！”

战士们一下子靜了，鴉雀无声。

“首长命令，要我们打个漂亮的阻击战！”

“什么，阻击战？”沒看清是誰，疑疑惑惑地說了这么一句。战士们都睜大了眼睛，怔住了。說实在的，战士们誰也愿打进攻，刺刀一挺，白刀子进去，紅刀子出来，杀个痛快，出出心里的悶气。不料，任务却是“阻击战”！

王指导员忙說：“同志们，林彪师长指示，咱们这次北上抗日，一定要打好第一仗，这一仗打好了，就能够煞一煞敌人疯狂的气焰，鼓舞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和必胜信念。师党委預定在平型关一带歼灭敌人，我们团的任务是到灵丘、涞源之間的腰站地区，阻击战由涞源增援的敌人，保証师主力全歼敌一个旅团！”

同志们一听，立时又高兴起来。連长也兴奋地說：

“我们这次是吃排骨<sup>②</sup>啊！我们一定要把增援来的敌人堵住，一寸也不准它前进，叫我们的主力就这样——”他两只手使劲一合：“全部吃光！我们要打响这一炮，来影响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，积极抗日，保卫山西，改变华北的抗战形势。大家有信心沒有？”

李鉄牛大吼道：“連长，你放心吧，我的这挺机枪，不

是吃素的。敌人要增援，别说我不同意，就是这挺机枪，也会直嘣——别，别别！滚滚滚！”

这几句话把大家惹得哈哈大笑。

连长把胳膊一挥：“快去准备，马上就要出发！”

## 二

部队出发了，战士们背着大刀，扛着枪，向腰站疾进。秋风飘动他们的衣裳，日光映着雪亮的大刀和刺刀。人民的抗日的队伍，显得是多么英勇啊！

可爱的雁北啊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。公路上，尘土弥漫，那横不成列，竖不成行的闾匪军，慌慌张张地向南跑着，他们放着日本鬼子不敢打，还要糟蹋老百姓，有的手里就提着抢来的小花布包袱，和女人的衣裳。我们向前走，他们向后走，象一窝受了惊的老鼠，一边走，一边惊疑地看着我们，嘀咕着：

“啊，破枪大刀，还想上阵和日本人碰！”

“咱们还想多活二年呢！”有的风凉地说。

战士们瞅着他们，肚子气的一鼓一鼓地，但为了团结抗日，忍着气不理他们。李铁牛可别不住了，他扭过头去，“呸！”朝路旁啐了一口唾沫。

战士们以轻蔑的目光瞅着他们，挺起胸膛，敞开喉咙高声唱道：

中国男儿汉，  
武装上前线！……

雄壮的歌声在千山万壑中飘荡着……

### 三

到了白羊堡附近，前面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。战士们一怔，连忙把上衣钮扣一解，敞着怀，抽出驳壳枪喊道：

“跟我来！”

战士们疾速地向前飞奔。到了前边一岗，敌人早向冰源逃窜了。听二营说，是敌人的斥候队③，三十多人，被我们一打，丢下了一些战马、钢盔，算作第一次见面礼。

日落西山，得到上级通报说：日本精锐部队坂垣师团的一个旅团，在平型关附近，被我包围压制在一条大山沟里，现正在激烈战斗中。你们一定要堵住敌人增援部队，绝不让它前进一步。

暮色逐渐浓了。先头部队已经和敌人遭遇。枪声象炒黄豆一样，噼噼啪啪震动着千山万岭。双方都为抢占腰站村东南靠公路的制高点——驛馬岭，展开了紧张的爬山比赛。连长一马当先，挥动着手里的驳壳枪，大喊：

“冲啊，快！冲啊！……”

“冲啊，快，冲啊！”战士们喊着。

喊声和枪炮声混成一团。李铁牛扛着捷克式轻机枪跑在

最前头。扭头一看副射手陈和山落在后边，急得直跺脚。他左臂一个劲的挥，大声叫道：

“你，你，快，快！陈和山！……”

陈和山拼命地赶了两步，到了李铁牛跟前，铁牛左手拉着他，一口气跑到了山顶。

到了山顶一瞧，鬼子黄糊糊一片，也冲到了半山腰。李铁牛抱起机枪，骂道：

“奶奶的，王八蛋小日本！”

“噠噠噠！……”一阵猛烈的扫射，愤怒的子弹狂风一样向敌群中扫去。敌人滴里咕噜地栽倒着。连长左手卡在腰里，兴奋地喊：

“打的好，再来一梭子！”

鬼子冲不上来，站不稳脚，狠狠地滚下去。

李铁牛扭头对陈和山说：

“怎么样？他们一样吃不消黑枣儿！”

#### 四

夜晚，群山逐渐静寂。敌人冲不上来，便退到了驛馬岭村。天越来越黑，一阵冷风吹来，乌云四合，霎时嘩嘩地下起雨来。

战士们一天没吃饭了，但初战的热情鼓舞着他们，不顾劳累，便紧张地修起工事来。准备迎接明天更激烈的战斗。

王指导员在还没挖成的交通沟里走着，鼓动着大家。陈

和山用双手把脸上的汗水雨水一忽拉，笑着說：

“好痛快，几天沒洗脸，这回可要講讲卫生啦！”

李鉄牛把嘴一撇，嚷道：“算啦，叫化子唱洋戏，开的什么穷心。你这一化装不要紧，保险张飞投胎变老包！”

同志們一听，都笑起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連长过来了。他說：

“同志們，你們注意听！”

大伙都閉着嘴，周围一片靜寂。这时，从西南方向，隱隱約約地传来断断续續的炮声。这炮声，是这样的动听，是这样的激动人心。同志們听呀，听呀，誰也沒有說話，眼前，随着炮声，仿佛涌現着平型关前激战的景象。想着，想着，就更感到这次阻击战的价值与光荣。飢餓，寒冷，疲勞，早拋到九霄云外了。

突然，李鉄牛激动地嚷道：

“連长，敌人从咱們这里也討不出便宜去！”……

拂晓，浓霧籠罩着一切，战士們警惕地扼守在驛馬岭上，枪里压滿了子弹，战壕里的座壁上倚滿了揭开了盖的手榴弹。

大霧在逐漸消逝。薄霧里，黃鴉鴉的鬼子兵散滿了山坡，象一群笨重的狗熊，晃晃悠悠地向山上爬来。这些敌人，也許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尝到过中国人民的鉄拳，他們呀呀地吼着，仿佛以为我們会和那些所謂“国軍”一样，不打就跑。可是，他們那里知道，在这座山岭上的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战士。

敌人嚣张的样儿，战士们一看眼就红了。

连长抽出驳壳枪，左手把帽子往后一推，转头喊了声：

“小刘，通知各排，做好准备，没命令不准射击！”

通信员小刘一溜烟跑向各排去了。

李铁牛抱着乌黑锃亮的机枪，皱着眉毛，狠狠地盯着敌人，不住地嘟囔着：

“奶奶的，来吧，王八蛋小日本。”

敌人越来越近，哇哇地叫着，端着枪，亮着刺刀，疯狂地冲过来。小个子陈和山急的脸红脖子粗地，一个劲地捶李铁牛：

“怎么还不打呀？铁牛！”

“急啥呀，听命令。性急啃不了热山药。”铁牛盯着敌人，头也不回地说。

相距只有百把公尺了，连长站在战壕里，随着一双红丝丝的大眼，一动也不动。敌人更近了，他右手猛地向上一举，“当”地一声，打出了第一枪，接着大声喊道：“打！”

枪弹急发，如突然涌起的山洪。愤怒的子弹呼啸着，飞向敌群。李铁牛瞪着眼，咬着牙，一口气打了两梭子。鬼子象被砍断了的高粱，一排排栽倒着。李铁牛边打边喊：

“奶奶的，来吧，老子全给你点了名！”

前边的被打死了，后边的还顽强地向上爬，鬼子可真有这么个武士道精神。他们哇哇叫着，踩着死尸，向前扑来。

鬼子的尸体越来越多，李铁牛的机枪打得正起劲的时候，突然，栽倒在地上。

連长一听机枪不响了，急得喊道：

“鉄牛，咋搞的？”

指导员急忙跑过去，抱起李鉄牛一看，只見鉄牛左胸挂了，殷紅的鮮血直向外冒。指导员抱着他，叫道：

“鉄牛，鉄牛！”

李鉄牛微微睜开了眼睛，瞧了瞧指导员說：“指导员，不要紧！”他鼓了鼓劲，向山坡上一跃，只見鬼子蜂拥着猛冲，鋼盔底下的面孔已經能看清了。他猛地从指导员怀里挣出来，不知那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，抱起机枪向指导员喊道：

“鉄牛是鉄的，死不了！”

他抱着机枪又是一陣猛扫。

指导员大声說：“鉄牛，下去，你負伤啦！”

李鉄牛头也沒回，喊道：

“不，我死也不下陣地！”

敌人已經冲到四十公尺了，連长喊道：

“手榴弹！”

一排手榴弹連珠似的爆炸了。土石乱飞，弹片呼啸，火光閃閃，硝烟滾滾，鬼子一个接着一个栽倒了，滾下去。冲锋被击退了。

李鉄牛黄着脸，豆大的汗珠滾着，向連长說：“小日本原来是这样，我当有多大的能耐哪！”

指导员說：“孙猴子七十二变，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哩！”



鬼子刚滚下山去，三架敌机就怪叫着向山顶上俯冲扫射，敌人的掷弹筒、大炮也开始轟击。霎时，山岭上烟尘飞腾，硝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当敌机敌炮停止扫射轟击的时候，战士们才从松土中爬出来，拍打着身上的尘土。指导员冲着连长逗趣地说：

“瞧，你简直成了土地爷了！”

连长笑道：“甭说我，你也够瞧的。”

战士们都浑身是土，只有那一双双眼睛，闪着无比明亮的光輝……

## 五

敌人为了援救被包围在平型关附近的鬼子，拼命地攻击着驛馬岭，想从这里打开一条路扑过去。可是，这是妄想。驛馬岭，这座不太高也不太险峻的驛馬岭，此刻，却坚固如铜壁铁墙。满山的敌尸和岩石上的污血，都仿佛向敌人宣示：此路不通。

太阳向西斜去。红一连的勇士已击溃了鬼子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冲锋。山上已是一片焦土，树木也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，战壕已被碎石土末填平了。不少同志负了伤，有的同志在这里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现在，甭说轻伤不下火线，就是重伤员也不愿下去，躺在地上帮助压子弹。复仇的怒火在战士们的心里燃烧着。

连长从营里回来，兴奋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团营首长对我